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光謙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七十一卷

歷代名人書跋二

晉王羲之與周益州帖

晉王羲之筆陣圖

晉王羲之來戲帖

晉王羲之尚書帖

晉王羲之升平帖

晉王羲之甘蔗帖

晉王羲之論諸葛昏書

晉王羲之治頭眩方

晉王羲之遊目帖

晉王羲之此事帖

晉王羲之衣生帖

晉王羲之干嘔帖

晉王羲之鶻不佳帖

晉王羲之三帖

晉王羲之清晏帖

晉王羲之積雪凝寒帖

晉王羲之霜寒帖

晉王羲之此郡帖

晉王獻之洛神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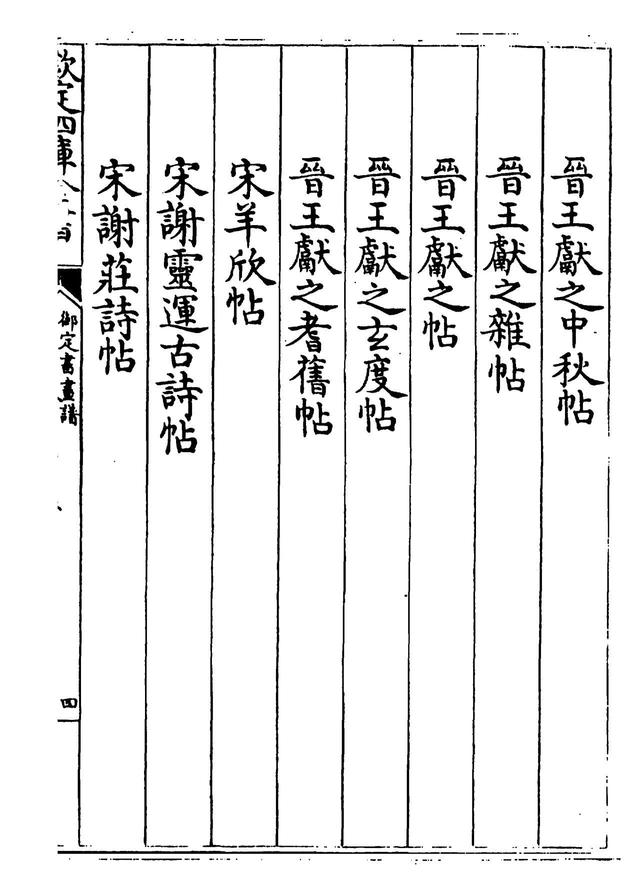
晉王獻之保母帖

晉王獻之十二月帖

晉王獻之送棃帖

晉王獻之授衣帖

晉王獻之辭中令帖



晉王獻之中秋帖

晉王獻之雜帖

晉王獻之帖

晉王獻之玄度帖

晉王獻之耆舊帖

宋羊欣帖

宋謝靈運古詩帖

宋謝莊詩帖

梁劉靈羊祐碑

陳僧智永書千字文

陳僧智永眞草千文

陳僧智永倣鍾元常宣示表

陳韋霈金陵棲霞寺碑

後魏沈馥定鼎碑

東魏韓毅大覺寺碑

後周趙文淵華岳廟碑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一

歷代名人書跋二

晉王羲之黄庭經

世疑黄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黄庭也李白謂黄庭換鵞其説誤矣然羲之自寫黄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

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他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眞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為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眞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廣川書䟦

蘄水呂君得黃庭經最為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邪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

年書也字勢不聯𠜾而點畫多少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君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同上

黄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刋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蓋臨學殊工字勢源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歟東觀餘論

陶隱居與梁武論書表云右軍名蹟合有數首黄庭經

曹娥樂毅論是也當時臨搨僞寫已多況今日乎此刻尤有筆意眞可寶也倪瓚停雲館帖

晉王羲之樂毅論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摸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昨收禁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眞閲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旣沒又屬餘杭公主以前王所重恒加寶愛陳氏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

統四海同文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劉運公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史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斯得之矣智永記法書要錄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眞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

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墨池編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

在其家子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
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
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
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 夢溪筆談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
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漸為難
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
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甚妙二字吾亡

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集古録

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姑溪集

樂毅論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録云火焚其石者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官趙諫被旨開呂

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為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遺之竦沒今遂不知所在金石録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圜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乏韻耳山谷集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

四繞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於此者葢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眞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眞邪廣川書跋

樂毅論世傳為義之正書第一此閣老宜興公所藏其前有褚氏小印後云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令

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勅審定及排類上復有紹
興幷米芾賈似道諸印張宣公敬夫跋謂細觀行筆知
爲眞蹟無疑按徐浩古蹟記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
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命起居臣褚遂良排署則云貞
觀六年者非也徐氏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
錦袋盛之及沒竊於咸陽老嫗縣吏捕嫗嫗驚投之爨
下書述記云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樂毅論出
外搨寫遂失所在其說與徐氏合則眞蹟在唐已不存

矣然余又嘗見僧智永題樂毅論謂自梁世摹出天下珍之他日遂良記搨本樂毅論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內出樂毅論眞蹟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賜長孫無忌等於是人間始有其本觀二說則樂毅論之傳世皆後人所摹而此特其一歟宣公道學君子賞鑒恐非所長或題語出其一時而不暇詳考亦未可知也都穆跋寓意編

晉王羲之東方朔畫賛

東方曼倩畫贊筆圜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山谷集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亡其母見平生所愛内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黄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章挺以畫贊是偽蹟夫畫贊已亡而更出

者可知其為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録當亦有可亂眞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録也廣川書跋

李陽冰上李嗣眞論右軍詩有云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攻媿集

晉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閲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鎭

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鎮題爲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邪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珊瑚網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弇州續藁

曹娥碑真蹟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容臺集

晉王羲之蘭亭修禊序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在

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
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晉魏以来諸賢墨蹟遂復流
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摹傳
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
眞本亡矣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
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眞偽優劣覽者當自擇
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
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

家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專採集古錄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以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山谷集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橅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録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鈎塡咸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鋩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椀已出戎温無

類誰寶眞物水月何姝志專用一繡纅金鐍瑤璣錦綍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温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為後

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眞爲最佳也廣川書跋

蘭亭自唐太宗刋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爲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别以玉石刋一本易民間太宗以歸薛道祖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爲貴道祖又留刋一石在使宇留刋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石只

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開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

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書

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智永所模薛氏别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别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歧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北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輿牡丹

賦幷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右北平

榮芑書　桑世昌蘭亭博議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敘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眞乃

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内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

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竒秀

渾成無如此搨陳舍人至淛東極論書法擕此本觀之

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爲一慨云淳熙壬

寅歲淛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　朱子文集

蘭亭出於唐諸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眞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

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眞贋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令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瘢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白石道人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葢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

行檇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檇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王氏法書苑

蘭亭帖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豪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

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鑱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子昂 同上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絶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中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史張天雨 珊瑚網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握之高出水而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陳子山聞之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蓋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為李本何疑哉洪武

四年歳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蘇平仲集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徳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眞可寳也哉 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旁結搆與在明祕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閲閒紙色搨法知為北

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爲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弇州續藁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眞蹟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摹下眞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

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為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晉王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

岐王岐王以猒便留内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焚矣國史纂異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東坡集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為王懐祖徼也當時以不能堪默擿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強

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為數體一體别成㸃畫不可一槩求之實天下奇作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岐王宅焚則宜世不得傳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妙手搨摸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為稱凡厥好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歸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當時已出知鴟尾得者别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黄庭經共藏便知

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廣川書跋

晉王羲之十七帖

逸少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辭信其書出鍾張右也庾肩吾以芝為工夫第一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繇工夫特後於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

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廣川書跋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勑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葢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實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顛舛文為十七帖而

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勅字本及此另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彦遠法書要録與余所著法帖刋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於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黄伯思書東觀餘論

逸少書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唐太宗殊加愛重至為親作傳紹興天子尤喜之以千金易一字真蹟遂多又為書其傳千載之下何其幸也

此十七帖乃江南李氏墨本字不失眞形範高古思賢宜珍藏之松隱集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殽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竊意書

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邪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朱子文集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

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内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黄文獻公集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

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木版絶妙但不能考其所從來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為館本也宋黄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格古要論補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拙意也黄伯思亟稱此帖為書中龍蓋妙在行欵耳此本行欵當為模勒者展促亦

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為卷此帖亦一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熙修内司帖一卷行款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各用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陸深儼山集

晉王羲之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

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出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甚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伯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尚書故實

晉王羲之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東坡集

晉王羲之稚恭帖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眞蹟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復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

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予臨得之

寶晉英光集

晉王羲之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

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有其真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米芾書史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

餘方遒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 東觀餘論

破羌帖寶晉齋謂之王略帖洵是右軍名蹟然今之所傳或是老顛臨得者羌字落筆入頭太輕不似內史骨力惟戲魚堂乃極神雋八面變化幾與禊帖埒 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月半帖橘帖

右軍月半帖褚河南所論序也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眞偽為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葢取諸此 山谷集

晉王羲之與周益州帖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

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 山谷集

晉王羲之筆陣圖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於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謂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賛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云 米芾書史

晉王羲之來戲帖

王羲之來戲帖黄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黄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思澤者方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予即以其直取君以予與來往議此帖書黏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盖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曽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乃汚静地深可歎惜　米芾書

晉王羲之尚書帖

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黯二減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升平帖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

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籕意非遇眞意未易遽識也

長睿父題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甘蔗帖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从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論諸葛昬書

此卷有論諸葛昬書案晉謝石嘗求昬諸葛恢稚女恢

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世說作我在別本作諸葛在非遣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
合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兹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治頭眩方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於山間劚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觧縁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

因移寫於斯石歟意其𤩿沒已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理不足怪或以此帖為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橅爾洪纖捀放結體不一眞賞者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黄某於丹陽東齋書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為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本荀興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

常以古書雜蹟一卷問於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偽今定為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廣川書跋

晉王羲之答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眞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迥絶古人處若更論勢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

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法度規矩爾至於離方遁圜不守繩墨自作勝槩謂非天德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愔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子邪　廣川書䟦

晉王羲之快雪帖

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書快雪帖見張彦遠法書要録本朝叅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唐賜魏丞相徵傳之子孫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於褚遂良之孫長史故有褚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於蘇太簡孫祕書激字志東志東與余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

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求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摹本乃見還因詳録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寳晉英光集

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容臺集

晉王羲之二謝帖

右軍真蹟近世漸少觀二帖紙札尚完殊可愛也案正觀日録洎淳化法帖皆不收此豈當時為好事者祕藏

不出邪熙寧丙辰冬至日丹陽蘇頌子容餘杭郡西閣題蘇魏公集

右軍書法萬世所宗昔人稱歐虞之體謂如壯士美人者但能精於一偏尚且傳之後代而况得其全者哉是知此字當使好事寳之也元豐乙丑五月望日西安縣齋丹陽崔希仲徳舉題珊瑚網

正觀尤愛右軍書訪求殆盡其後并葬昭陵今所存法帖人謂皆哀疚之問故不復進上得傳於後豈其然乎

此書亦然又法帖之所遺也當用文錦玉軸重裝以遺
子孫寶之海陵曹輔子方信安郡齋書同上

晉王羲之思想帖

大徳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
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眞蹟有龍跳天門虎臥鳯閣之勢
觀者無不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戲鴻堂法帖
右軍眞蹟世所罕有此思想帖與余舊平安帖行筆墨
色畧同皆奇蹟也平安帖有宋海嶽籤題此帖無簽題

而有趙魏公跋同觀者自霍清臣而下凡十有三人皆鑒賞名家咸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若此余何幸得附名其後哉嘉靖丁巳冬十一月十有三日長洲文徵明題時年八十有八　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

晉王羲之雨晴帖

羲之與子姪革書草草似不經意及尋繹之筆筆皆有位置如大辯智人雖語默無常悉證於道此帖是也千載間雖有作者往往得彼失此曷能集大成也　松隱集

晉王羲之瞻近帖

右羲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隣於草者也典午沖靚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間宜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似搜羅晉帖靡遺而此帖獨不見有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倣宣和其篆籀朱法精麗不侔後世瞭然在目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為失觀辨章良公成甫家清玩見右軍真蹟二帖當亟快雪至正丁酉閏

月巳未廬陵歐陽玄識此

晉王羲之野鳬帖

昔年危内翰大樸出示羲之野鳬帖且云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裹鮓尤為佳絶瀌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敻然不侔鄱陽劉

彥炳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辨眞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輙易別謾并及之 宋學士集

晉王羲之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鈎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眞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

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為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遜志齋集

晉王羲之此事帖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舒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於徐太守維亨為題　匏翁家藏集

晉王羲之袁生帖

右袁生帖曽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者淳化閣帖第九卷亦載此帖是又曽入太宗秘府而黄長睿閣帖考嘗致疑於此然閣本較此微有不同不知當時臨摹失真或淳化所収別是一本皆不可知而此帖五璽爛然其後贉紙及内府圖書之印皆宣和裝池故物而金書標籤又出裕陵御筆當是真蹟無疑此帖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中仕為工部尚書家多法書名畫後

皆散失吾友沈經時購得之嘗以示余今復覯於華中甫氏中甫嘗以入石矣顧此眞蹟無前人題識俾余疏其本末如此嘉靖九年臘月三日文徵明識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晉王羲之干嘔帖

晉右軍王逸少書干嘔帖其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色是知唐初人所臨也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益爲久而卷舒恐致稍絹絲紋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祕之

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諸淳化古帖石中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賢院印及卷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鵞溪黄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之當必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邊各亦有印文邪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簣成仲山父題 王氏法書苑

右晉右將軍王羲之干嘔帖嘗刻之淳化帖中以石刻較之分豪無異眞至寶也或者謂其紙墨蕭瑟或又謂

其為唐摸政不必計也其筆法高古斷非後人所及今見石刻一行半段皆寶惜之況此帖典刑具存非水月鏡象可比者乎其直界成路喬仲山以為置書筒中者非也古人寶愛名帖嘗以自隨如王世將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其遇遭諸印多用赭墨亦非後人偽為長洲文彭謹題同上

晉王羲之鵝不佳帖

鵝當是右軍諸孫小字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

死然間語凝之輩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遇遼邈當由汝曹不如坦之邪今又云鶻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輩吾哀老不復堪此曹公有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於子孫雖賢豪不能忘情劇可歎也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場諸蹟為濮中李少師東之家物米元章之父阿奮以弈勝獲之遂為米氏物後有尊德樂道印見元章書史甚詳今則割為一卷而有開成二年柳公權記一條豈全卷題字亦隨之而割邪結體比他蹟形勢稍廓落而遒

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驥追影勢余老矣後先所見右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譬之玄奘入五印度覩薄伽梵金光明相能不悲喜敬題於後 弇州續藁

晉王羲之三帖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黄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揾入膚理者細翫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眞蹟此月帖筆勢圓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為米

南宫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於王孫隆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軸黄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重珍重 弇州山人藁

右軍大熱帖紙紋磨滅幾盡而墨色黯然猶具完字政如李夫人游魂居幃帳中可望而不可即此一奇也且

鋒勢純熟無纎豪作意摹擬態定臨本淡悶帖在宋時黄秘書即有定論以爲非後人僞作此本則非出過庭臨蓋唐人草得二王法無踰孫者其落脚差近前而直皆孫筆也此月帖王長公鑒爲米家風非入書家三昧者不能斷此語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識眞唐隋當時薛米諸人第得見我輩不至矜詡若爾莫廷韓集

晉王羲之清晏帖

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異産已可捧腹至

云所使有豐一鄉是何言語況并出亦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也始渙然明了蓋所出者地產之也所有者非地產而聚於此者皆無一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強右軍諸帖如此等處多有之不盡能辨 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積雪凝寒帖

此六十三字表裏瑩潤骨肉和暢有法有致最為合作乃載在長沙本者今閣帖缺傳而他帖皆不聞海內收

之者古哲名蹟可惜矣而賞鑒之苦心靈識亦與之俱澌均可惋悵後世有大力者一蒐而表章之庶不致洪鍾瓦缶之歎耳 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霜寒帖

右軍諸書果無有純於真者唯此收于絳帖馴雅整栗寄巧於拙藏老於嫩有不可盡之妍米謂右軍無真字而以快雪帖為真快雪今盛傳未見真體故又疑米所見另一帖果爾則此帶行者誰復能為之必老顛誤憶

以此為快雪帖耳快雪之為行書既審則眞書之此為第一又何疑乎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此郡帖

余知右軍非晉賢茲觀其治郡大略苦於遖滯是必請理無留難也舍逸而就勞是耐鞅掌不鄙俗役也至於人事請托則又近情善處不致乖迕而獨坐一語又非深明於得人先有司之心法者不能道恐先哲之美為字學所盖故於評字而推言之不以為煩焉墨林快事

晉王獻之洛神賦

獻之洛神賦蹟遺頭尾外得一十三行都二百五十字重加整背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記戲鴻堂法帖

子敬能作方丈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為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八日襄同上

今世所傳洛神賦予見者四本惟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疏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

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
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
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
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邪字法端
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
嚴非善書者不能 廣川書跋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
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

題其後何止公懋卿邪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蹟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葫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

竊禄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灝
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
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
磊落篤寔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
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
後稍凉力疾書於松雪齋松雪齋集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唐人硬黄
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

沈著大乏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䟦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眞蹟者盖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同上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䟦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

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裝於後以悦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邪其昌 戲鴻堂法帖

晉王獻之保母帖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磚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王謝奴

婢定小異耳又有小硯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致行都别鐫此本四明樓尚書鑰摹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辭則有望於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興寧距今適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如郭璞輩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記平園集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

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書畫題跋記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荅援

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覧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晉王獻之十二月帖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黄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筯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

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幽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米芾書史

晉王獻之送黎帖

王獻之送黎帖云今送黎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

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曽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蹟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枚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澤守行两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

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為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米芾書史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併右軍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不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劒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十萬籤蓋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為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為元章所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

稍有剥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眉睫間元章所稱天眞爛熳故不虛也誠懸搆結淳古生平鋒鍔斂盡隱然有羨牆思吾弟其善有之 弇州續藁

子敬後幾百年而為柳誠懸誠懸又幾百年而為文與可前者紙渝故當墨敝後者筆近乃宜色鮮然而墨色濃淡文不及柳柳不及王前後幾如倒置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非獨用筆用墨亦然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吾不得而見之矣幸有子敬片楮在持是以觀凡稱右軍墨

蹟墨瀋昏淡者皆贗品也

晉王獻之授衣帖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盖梁御府法書也筆勢閎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東觀餘論

晉王獻之辭中令帖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盖會稽王時為揚州東政故也書法遒逸踈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北海

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弇州山人藁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黄長睿之後耳覩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容臺集

晉王獻之中秋帖

米姓晉唐法書眞蹟祕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為寳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况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眞蹟所以可貴

而恨世不多見也

晉王獻之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少年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眞行草書雜在一紙或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者而子敬詩賦賛論亦入此書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荅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太傅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諸人有

逸氣過父之語也廣川書跋

晉王獻之帖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桼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衺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别作體乎長睿父觀東觀餘論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飄巳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

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隷無乃太貶乎同上

晉王獻之玄度帖

大令之書極易辨大抵無右軍八面變化故其辭多複間架不茂實所以貴於人間者筆畫勁利態致蕭踈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非勉強仿傚可以夢見諸如此等皆是其眞蹟無疑墨林快事

晉王獻之眘舊帖

余幼習二王帖見其釋文為柳六惠蓋緣帖中下字多

一帶筆而誤也及得劉氏釋文乃知誤自宋人刋誤辨正皆不及之則并官帖中亦呼之為六惠矣墨林快事

宋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鍇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東坡集

宋謝靈運古詩帖

伯英妙蹟永絶之後隋唐能書者論草聖惟言永禪師張長史而已今觀此卷始知元氣在天壤間代不乏人

但藝有專兼流傳有顯晦耳豈謝公以佳詩雅韻掩其書名邪况宣和宸翰内外簽題玉璽玉軸幹皆全譜中論評又備極推奬慶仰神物感惠難勝值而有之此生之倖會也不媿惡拙僭書卷末時至正庚午𥚃賓節日前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榮僧肇薰香敬題 珊瑚網

宋謝莊詩帖

謝莊詞翰傳自高祖廣平王閗得於南唐字畫遒勁勢若飛動莊六朝文翰俱美元祐巳巳十一月望日石磧

戊鏡湖遺老賀方回云 戲鴻堂法帖

瑞雪詠山夜憂懷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誠祕異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同上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淳得摹本未見眞蹟書法似閣帖所謂蕭子雲者小加妍雋宋高宗書近之其昌 同上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歷中在金陵廚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文刻乃此志也後為人借去不還遂亡所

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温文著性石本云著性嗣徳方哀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為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黄某長睿父書　東觀餘論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謩啓於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塈埽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搨於下眈玩研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閲圖

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壤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蹟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園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

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絶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絶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頹圮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蹟感有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絶之蹟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唐崔備法書要録

梁蕭子雲别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眞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蓋自唐貞觀入録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内府今視其書與世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求於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

非壯髮可用以作筆此予未之考也廣川書跋

梁蕭挹智藏法師碑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予於集古録不忍遽去者以其字畫麗可佳捨短取長可矣集古録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虞褚歐薛弗能

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黄某長睿父書

東觀餘論

梁陶弘景瘞鶴銘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麤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

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
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
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
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
曰眞逸者豈非其别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已卯歲而
不著年名其它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
年名此又可証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權駐會稽永嘉十

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又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年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

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東觀餘論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眞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賞鑒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嶨本作丹陽外仙郤亢本作丹陽仙尉

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王氏法書苑

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巳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予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

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予銘殘闕而録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琅 琳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来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

刻甲於東南嘗録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遖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辯緝為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梁陶弘景奏章藳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眞君眞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為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瑶作奏章槀與前二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吴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賓泉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

二日黄某長睿觀東觀餘論

梁陶弘景帖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灰中草書後遂工草隸縁求宰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而去評書謂弘景師祖鍾王采其骨氣至眞草體勢反合歐虞此帖清高閑澹雅有秀韻是知歐虞作畧得六朝韻為深帖語似邀屈畫工故其說頗詳云松隐集

梁孫文韜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眞君固定錄眞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来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眞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元豐類藁

梁劉靈羊祜碑

右羊祜碑梁大同中以舊碑殘缺再書而刻之碑陰具載其事劉之遴撰劉靈正書金石録

陳僧智永書千字文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眞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輙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歎也蔡君謨今世知書

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集古錄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東坡集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蹟末後一幅上有雙鈎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蹟一卷各以一幅眞蹟在中搨為數十軸若無鈎填一字固難

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濶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米芾書史

智永搨梁所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至唐眞偽並出蔵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記永和世謂黙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趯策掠啄磔皆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此豈可求於書儈畫販而論眞偽耶

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帝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為韻語其成時一夕鬢髪盡白當世甚重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勢畫備可以見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楊文公謂勅當為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耳陳時朝廷命令未加勅字其說誠然知為字謬也廣川書跋

陳僧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眞草千文舊有石刻今閣老長沙公所藏乃其眞蹟較之石本字大而肥氣韻飛動優入神品為天下法書第一穆辱遊公門公嘗示穆清明上河圖繼復出此一日之間獲觀二妙何其幸與何其幸與 寓意編

智永眞草千文崔氏所藏眞跡薛嗣昌刻之長安漕司者翻本尚完好但太瘦生且波發處多有可恨此紙晚得之徽人汪生是橐本耳而肥以長安石本較之不啻江妃之望玉環也刻手工拙固如此哉今智永千文獨

推史家碑疑此即是也弇州續稾

陳僧智永倣鍾元常宣示表

此永師倣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唐以後此法漸澌盡矣畫禪室隨筆

陳章霈金陵棲霞寺碑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

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大字圍竟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韋霈書後爲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雨牕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懶漫記於嘉趣堂珊瑚網

後魏沈馥定鼎碑一名御射碑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

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

集古録

右後魏御射碑在今懷州按北史及魏書宣武紀景明三年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即此碑也碑云維魏定鼎遷中之十載又云皇上春秋一十有七據史及孝文弔比干文皆云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至景明三年蓋九年矣而碑作十

載恐誤又史云宣武以太和七年生景明四年當年二十而碑言年十七則當以碑爲據然則宣武終於延昌四年葢壽三十五歲而史以爲壽三十三者亦誤也予按禮記問天子國君之年對者皆不敢斥言今魏人乃書其君之年於碑豈禮也哉金石録

東魏韓毅大覺寺碑

右東魏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韓毅書據北史毅魯郡人工正書神武用爲博士以教彭城景思王攸當時

碑碣往往不著名氏殺以書知名故特自著之也然遺跡見於今者獨此碑爾金石録

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禄大夫臣韓殺隸書葢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録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予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葢自不能分

也因覽此碑殺自題為隸書故耶誌之以袪來者之惑

同上

後周趙文淵華岳廟碑

右後周華岳廟碑萬紐于瑾撰趙文淵字德本書按後周書列傳有趙文深字德本蓋唐初史官避高祖諱故改淵為深耳萬紐于瑾者唐瑾也周文帝時賜姓名文後以于謹與同姓更萬紐于云 金石録

後周趙文淵河瀆碑

右河瀆碑後周天和二年建內史大夫琅琊王褒字子淵造文趙興郡守趙文淵字德本奉敕書余嘗讀楊大年談苑云千字文題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

按此碑及唐瑾撰華岳廟碑皆文淵奉敕書後周去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杜如晦碑歐陽詢書昭陵九成宮碑皆作奉敕如此

之類甚多略舉一二要知不獨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然則唐人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不謂之敕者蓋言命令當繇廟堂出非謂敕之名始於此也然文淵奉敕書碑而自著其字何哉金石錄

隋梁恭之老子廟碑

右老子廟碑隋開皇二年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今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其碑石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也集古錄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周彪撰丁道護正書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徵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莆陽蔡襄蔡忠惠公集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勝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絶筆余所集録開皇仁壽大業時碑

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為之歎息惟道護皆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録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其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集古録

隋丁道護興國寺碑

右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道護所書興國啓法兩寺碑皆在襄陽歐陽公嘗得啓法寺碑列於集古録中而於太學官楊褒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録爲恨今碑陰又有襄州鎮副總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説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邪按法書要録丁覘與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金石録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摹本於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葢未有傳之者也 元豐類藁

隋史陵禹廟殘碑

右隋禹廟殘碑其文字磨滅十五六而其末隱隱可辨

云會稽郡下闕三字史陵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按張懷瓘書斷云褚遂良嘗師史陵蓋當時名筆也今此碑磨滅而僅存世之藏書者皆未嘗有非余收錄之富則遂不復見於世矣金石錄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一